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彙纂功過格第三卷

修身格

【總論】修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五。則一敦倫而修身之事畢矣。然孔門論學。孝弟之後。繼以巧令之戒。省身之功。朱子因祖述之而作小學。明倫敬身。交勉厥修。蓋視聽言動。固所以閑邪而盡仁也。故盡倫條後。次以修身。○按修身之功。總不外乎言行。而見於外者。必本諸內。則存心之所係爲甚重已。然使不明乎善。又豈能誠其身乎。故以致知爲首。繼以存心。次及於行誼言語。要其最切於人之身心者。無過色財兩端。故另爲拈出。而敬則可以絕淫。淡則可以止貪。故以事神惜福終焉

【廣義】萬善皆備於吾身。修身者。知之眞而守之篤。而其能知能行者。要在志立氣奮。始以勇猛精進。終以貞確不移。則雖愚

而必明。雖柔而必強。人惟徇欲忘返。是以安於怠惰而不為。功過格訓誡雖多。愚請約言其要。亦曰力去夫便安之習。而修身之全功具舉矣

致知　修身之一

總論　修身本於誠正。而誠正必先致知。以知之未真者。必不能為行之極至也。但致知之功。有其要焉。有其漸焉。物理所在所必宜究。心者審其何者為切。斯有得於要矣。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循序而臻。隨時而進。斯有得於漸矣。非然者。不失之泛。即失之雜。○徐紫崖曰。學者致知。必量其力。必審其境。其不能知者。不必知也。其未暇知者。無急知也。惟先就夫人倫日用之切於身者。默體精研。以求實得於心。庶幾行事。可以無失。修身之必先致知者以此。近世為儒者。昧

於其旨。竟以致知爲逐末之功。於凡立身行已治家處世之道。漫無把握。而窮思極索。至如天地氣化之幽元。萬物象數之廣博。求之惟恐不盡。自負爲儒家所不可不知。不幾於用心之荒而無當乎。程朱諸先生。蓋嘗痛言其弊矣。朱子曰。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是知無裨於修身者。不可爲致知也。○荀子曰。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致知者須識此意。○郁天民曰。俗儒亦不可謂他不窮理。却只將在物之理來揣摩。更不爲吾身心地所以費一生精神。便窮得許多物理。却無用。只爲物窮。不爲已窮。朱子曰。

學者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若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添得許多驕吝。世之誤認致知者多矣。先儒此等論不可不早聞也。

一功　喜看嘉言善行記誦勿忘。

發明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伊川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廣義　朱子曰。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那一句有契於心。今只包罩說道好。如吃物相似。件件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多識前言往行者。又當觀朱子此論。方爲眞實用功。

◎審

察事物必令確實詳明實有見地勿以粗淺自足 **發明**

許台仲曰人有極小極近事物終身模糊不能別白只是粗浮不經心故○高景逸曰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閒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己事也

◎讀聖賢經傳細心體會 **發明**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已讀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許魯齋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并止誦書作文已也○秦檜嘗對胡和仲曰令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正以其可措諸行事何故都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朱子曰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

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嗟乎豈獨檜天下之爲讀書者誰不然哉

◎**觀法古人至誠嚮往**

【發明】陳幾亭曰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

【附錄】朱子曰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直是枉讀了他如此用精神讀書則於古人之可觀法者無有不至誠嚮往者矣

◎**好問不擇人虛懷集益**

【發明】張子曰人多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朱子曰聖人雖是生知然亦不能無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是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

的。須是去問人始得

◎事理所在學問參詳又必默體精研毋使有踈略疑似之失

發明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朱子曰。某常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卻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說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卻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聞一善言肅然內返

發明 李謙菴曰。昔人云。日行一善事。日聞一善言庶不虛過一日。欲聞善言者何益將以反觀而實踐之。如其未能。則必刻意厲行以求合於其言。如是乃為真能聽納善言者若徒嘉嘆之稱述之何異飄風浮雲之過耳目。雖日聞善言亦何用哉。◎陳幾亭曰。讀古人書見

一善事。只作一番可喜可慕忽過。見一不善事。只作一番可恨可賤忽過。句句不貼到自身上。如此亦有何益。○聞善言。一謂目前人言論。一謂古人言論。兼採兩說。可作補註。附錄 林志唯先生夜坐。讀薛文清公讀書錄。掩卷。喟然嘆者三四。其家人曰。何謂也。曰。噫嘻。余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文清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文清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言一事。近於誕矣。纔見文清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

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諾一言涉於輕矣。纔見文清錄云。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余是以嘆而悔之也。噫嘻。由前之悔。原於弗覺。而今尙可諉於弗覺乎。薛先生教我矣。薛先生教我矣。又曰。曾讀大學誠意章。毛竦汗出。掩卷深思曰。爾閒居。豈無流於不善而不自知乎。抑知之竟不羞恥而冒爲之乎。千古小人肺肝如見。爾肺肝豈能獨深藏而不令人見也。欲人勿知。莫如勿爲。愼之哉。愼之哉。舉目皆我視。舉手皆我指。縱有逃於視之指之者。而鬼神已指示於冥冥中。爲譴愈大矣。席文輿曰。此可爲讀書者之法。正虛齋先生所謂讀書須切已體察也。讀一句。

便如是反求而力行一句。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遇淫書屏不敢窺。

附錄 李盱江曰。文之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人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閒。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遯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詞。則志不出於奩匣。交見於外。心動於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涵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按先賢於簡策文字之中。防愼其所觀也如是。而況於淫書。敢不深惡而痛絕之也。

三功 一事辨論虛心下人理長則受

發明 徐偉長曰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

附錄 陳幾亭曰有一定之識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乎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識事變倏來一時未能斷深思而後得之有取資之識雖深思未必得也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從之此三者在衆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惟能取於衆能竭其心思所以為聖人耳

五功 察理揆事遇精微閫奧轇轕疑難處能精思求通。

發明 朱子曰。事有最難底。或外面阻遏做不得。或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細委曲難處者。全在人理會。易曰。探賾索隱。賾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又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十功 孳孳為學專一嚮進。經月無間。

發明 朱子云。為學須要剛毅勇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筋骨。劉念臺家塾規云。雞鳴後。神初醒便須打點

一日子勾當。不使閒過。於此憤然發箇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

○呂東萊曰。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鄒東廓曰。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不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語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

黃山谷與徐甥師川書曰。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須謝去外慕。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心一處無事不辦。○尹和靖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

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朱子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得一个間斷。吳康齋曰。古人讀書。必須專心致志。不出戶庭。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

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

徵事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擧兩肱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胡安定先生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閱。曰徒亂人意。○陶石簣寄弟君奭書曰。吾平昔於世紛稍澹。貨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恣心所念。橫口所言。鮮有旁及。雖經歲不課文。殊無束縛生澁之苦。○按學有渾全言之者。則爲心行之學。有偏擧言之者。則爲讀書之學。今所徵事。皆主讀書言。然如是以爲讀書。而心性之學亦在矣。

◎凡遇

正經書關於人倫日用者。便留心佩服。無一忽略。經年無間。准記十功。【發明】聖賢經傳。本末巨細兼該。常變經權畢備。然人之知所擇者。只要求自己分上切實補益爲士庶言。則倫常日用。其要圖矣。外若宇宙之經綸性天之推究。雖具於經傳之中。有非才智者不能也。功過格特舉此條。欲使人眞得讀書之益。莫有踰於人倫日用間耳。○勞曾三曰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勞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此言極爲警切。

【二十功】士子負英敏才質。能奮然不專事科舉。深心研

求古聖賢學術經濟。經年無間。准記二十功。發明勞曾三曰。今人說才字。止是性格資品。迥然有異。便謂之才。不知此是天生。於人何與。且種萬不同。皆是自然而成。偶然寄託。豈可竊之以爲能乎。夫惟據此爲能。而古今之以才壞者。始不可救矣。才如五穀美種。若要養人。還有許多工夫在。○朱子曰。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至於國家歷年行事之迹。又各有史。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頗或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豈可舍此而不觀也。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序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

賢之書哉。國家以經術取士。率天下之人。莫不從事於聖賢之書。然世之學者。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搆文。競爲浮華虛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求其實心實學者蓋鮮也。歸震川先生有訓誡其子弟之文。其言懇至而激切。謹錄其畧曰。諸君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我心之理。夫取我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我前。獨能頽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我心之理而會之意。以書之旨而証我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倣傚。更以通經學古爲拙。惟此學流傳。敗壞

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畔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耻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能留心聖賢者。乃不愧士人之稱。而昂然列四民之上。呂涇野先生云。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嗚呼。惟如是而後可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實有其通功易事於民間也。

三十功 擇理務求切近。不尚虛玄。不矜泛博。

發明 黃勉齋曰。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

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曹靖修曰。讀聖賢之言。要當常就己身接物應事處體驗之。斯有以確見其味自覺一語會心。觸發無盡。惟親切則有味。也○愚謂佩守兩先生言。則讀書擇理。不患不切近矣

附錄 程明道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此見虛玄之不足尚也。○王陽明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數語抉發學人之病可謂痛切

詳盡此言泛博◎於聖賢經傳實有得者時時溫繹之不可矜也

勿令廢置。**發明** 朱子曰讀書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畧綽說過須是心曉又曰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曰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吳康齋曰心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亦可以養心

五十功 語練經濟出可用世一件爲五十功 **發明** 自儆編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頂當門戶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行脩名立得志爲官便要與

朝廷理政事與百姓興利除害建德立功所以初學時就要教他走這條正經門路不然素無積學操守穩當一朝利祿及身不爲貪汚殘忍卽假手左右其不喪身滅名者鮮矣 楊慈湖曰我家子弟或發科第未可遽然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之意九泉乃祖於此可無憾矣 伊川先生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廣義** 或問朱子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

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朱子蓋恐人馳鶩其心。而忘於本原之學。故為此說以防救之。要之諳練經濟。實學者之所不可已也。使以其純然誠正之心。而理會於此。隨事通達。實能以坐言起行。詎非治朝之倚賴哉。

百功 讀書窮理循循深造克成明通博達應問不窮 發明

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呂

本中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廣義】胡敬齋曰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於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眞能窮理不足貴也○愚讀白文循循深造一語極有會心葢有意此條者只當依守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而近思尤爲眞實受用工夫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朱子極賞此言謂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横陡頓只就那近傍曉得處挨將去如升階然由第一級進到第二級以及第三級第四級逐漸踏實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

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如行遠程。亦是先過一鋪。再歷一鋪。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一程。雖萬里長安。自然漸次可到。守此以爲循循深造。所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也。此學問要訣。能使心神暇豫。而功力精專。逐日逐時。皆是得用。或問博學與近思不相妨否。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若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如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故須博學而篤志。然又須切問而近思。就此推將去。不令此心泛濫走作。愚謂通致知一條。總不離此意。

二百功　生平爲學。嚴辨義利之關。審擇趨嚮無所苟且。

【發明】張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則一而已朱子亦謂辨義利是學者切已工夫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羅念菴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今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常爲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

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於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我之所踰。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我之所踰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乎。

千功　透徹聖賢理道。直下承當。爲功後學。

發明　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

如說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試看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成就一个是而已。○劉念臺先生曰。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一个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至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無聖無凡。古今一也。但聖人完其所爲。人而我自虧欠耳。學以完其人。卽聖人已。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見及此者。一日千里可也。

若見不及此便謂之自暴自棄纔欲為庸人早已墮落禽獸一途矣吾儕省諸○陳白沙先生曰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然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慾淫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三百過 授徒傳業於聖賢經傳不能精明確實徒為襲取應人蔽錮學者天姿

發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薛敬軒曰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為講語之類使學者誦習全文為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也甚矣葉敬君曰善說書者不須夙搆講章只隨人問處便自隨題發揮所謂取之左右

逢其源也。若吾心無源可逢。只取給於口。終不成語。況誦習講章。爲說書應答之用。比之取給於口者又下矣。

百過 讀書忽略理道。不肯潛心講究。不能身體力行。 發明

伊川先生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一曰訓詁之學。一曰儒者之學。又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陽明先生幼時。謂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亦讀書登第耳。先生曰。登第豈第一事。

惟讀書學聖賢耳。○崇脩指要云。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所謂能用者。薛文清謂當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也。郭登詠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原來全不知書意。枉向書中過一生。○陳弇山曰。天下之衣食在農。天下之教化在士。被襏襫。執耒耜。未可爲農也。必也服勞田畝。深耕易耨。使天地無遺利於民間。而天下之衣食有賴。此農之所以可貴也。服衣冠。識書史。未可爲士也。必也脩明禮法。整躬導物。使君相得垂拱於朝右。而天下之教化常行。此士之所以可貴也。農有農之業。士即有士之業。天下甯有農而不勤四體。不分五穀。可號於人曰農者乎。則甯有士而不行仁義。不法聖賢。可號於人曰士者乎。顧農不可以僞爲。而士每易於貌附。名爲士者。比比而是。實爲士者。千百之

中不獲一焉。夫有士之名。無士之實。則天下曷貴有士。而士亦何以異於遊民哉。且夫所謂士者。雖四民之一。乃公卿大夫所由出也。名具而實亡。豈止暴棄一身。抑將殃禍天下。甚矣士不可不求其實也。然欲盡士之實。不外讀書而已。讀書者。脩己之端。而不可視爲利己之術。濟人之資。而不可挾爲凌人之具。竊怪後世之讀書者。其晝思夢想。無非以賣國欺君。虐民肥己爲事。而聊借讀書以爲之徑。相傳有敲門甎之說。士而如此。此所謂民賊也。其高超者。亦不過吟風弄月。以詩酒爲生涯。以文詞爲託業。自詡風流儒雅。此輩雖無心害人。而未嘗有心利世。徒以耗損天下之衣食。亦不免爲民蠹。求其潛心考究。身體力行者。有幾人哉。橫渠先生有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嗚呼。士之職盡如

是其重且大矣。不然。天地之間。曷貴有士。而士亦何以安享夫民之食也。◎借講學以邀名實無意於窮理眞得。

發明　程子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間得之。朱子曰。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所深排力詆。又曰。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高景逸與李見羅書曰。凡學問眞切下手。自無閒口說閒話。去年向先生說格說致。仔細檢點意念

起處總屬爲先儒分疏假饒說得十分是當與自已原不相干學不切已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論辨以爲無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

徵事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又有周自牧者嘗曰講學多端盡是虛空架子只宗住孔夫子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終身依據而行豈不切實的當與杜了翁同一見地〇朱子嘗從李先生受學專精潛默論難輒造微初頗陳說理道李先生曰公懸空理會得種種理道而眼

面前。事不。理會。何也。此道無他妙巧。但就日用間平實處做工夫。便見【廣義】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朱子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即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學者謹佩斯訓。方是窮理眞得。

◎經史未曾貫穿。輕爲著書。【發明】胡敬齋曰。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高景逸曰。程子至中年始著書

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公之後世。總亦出於不忍之心。若文詞何用。

五十過 自命儒者，浪慕服官，於聖賢用世經術，胸中毫無所得。

發明 呂叔簡曰，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脩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眞味者。席文輿曰，今則不然。學者本分事。在求薦舉。仕者本分事。在求陞遷。夫然，上安得有政事。下安得有學問。

徵事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

此何爲公曰此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王端毅公嘗問蔡虛齋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虛齋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惡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群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歐陽文忠與客談論惟言政事張舜民怪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堪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曲直大都以直爲曲以曲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至大固可知也從此誓心遇事加謹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

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以我爲翰墨。致身以我自命。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力耳。○蔡虛齋密箴曰欲爲一世經綸手。應讀數編緊要書。枝葉徒繁根榦餒。空勞皓首作卑儒。○通三才之謂儒。常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己責人。吳忠節公諱麟徵堂上之柱聯也。誠以儒者自命。蓋若是其鄭重不苟哉。

附錄 陸道威曰。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鑽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爲耻。曰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霄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爲志於

富貴者。卽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知自處。◎津津於詞章之學以自標許。

發明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伊川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而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又曰。作文大忌玩物喪志。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終成癖。文似相如大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胡敬齋曰。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

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為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又曰。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叙事詳明。○唐荆川與馮午山書曰。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眞精神透露。如有眞精神。雖拙且滯。必是英俊奇偉之士。公考試看文。不必論奇論平。論濃論淡。但窺其眞精神所向。如肯說理。肯用意。必是眞實舉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掇取浮華。必是作僞小人。此是閱卷大關鍵。又與蔡子木書曰。兄以聰明絶世之資。而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為聖人。而冀為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隨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倘兄以為宇宙內事。與吾分內事。盡於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也。○許魯齋曰。三綱五常。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

起居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矣今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甯可責以叔敖之事文人與優孟何異又曰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艶麗不覊諸文字皆不可讀尤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愼乎【廣義】

伊川先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

胄之士。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劉震川曰。伊川云浪度歲月四字。人當時刻省察。念衣食所自來。耕夫織婦。何等艱苦。安坐享之。作何消受。博奕之類。不肖者爲之。固無足論矣。每見後生子弟不士不民。鮮衣美食。寫數行不整齊之字。習幾句調聲口之詩。自負於雅人韻士。出遇同儕。或三或五。恢諧談論。明窗淨几之下。不覺倏過一日。何嘗有一毫利益人處。如此等流。舉目皆是。遍天下。皆浪度歲月之人。而欲求天下之治。烏可得乎○居業錄載一事云。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先生曰。即不糊窗。更有何用。此言可發深省。

三十過　學術茫昧。不發恥心自勉。

發明　韓從善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顏

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固須早學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荒置便至廢蕪矣然人有以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故荀卿五十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悟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為愚耳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王端毅公恕嘗曰我垂老益知學不可已時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一言一動必揆之矩度可見前輩雖立名建業之後猶不忘學也○凌登名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誦讀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

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嗟乎。士貴自強。若玩日愒月。初恃朝日。曉棄桑榆。有愧此僧多矣。附錄祝無功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黎黑。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授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纊。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避。可不可乎。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寄同學一書。紀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末段有云。東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十

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借兼僱和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僱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陰沍寒風霰交集。其爲凄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窗。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廣義】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

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更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一生於事理粗略。無一精求

【發明】呂叔簡曰。事事有實際。物物有至理。今之學者。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詞。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可哀哉。○薛敬軒曰。爲學不是虛談道理。須於應接事物處。隨處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合宜。便是學力到處。若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善處事物。究於實際何補。○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先賢用心不苟。大都如是。

【徵事】昔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

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衣冠坐廳上戒閽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隨衆呼萬歲公喟然嘆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嗚呼此可以見公之抑巳留心矣

二十過 讀書不立主見徒爲泛涉

發明 朱子曰凡學須先明得一个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此言爲學必先立主見也答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

織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又見爲學當識大本勿容以支離瑣碎困憊其心所謂主見者在此故朱子曰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人精神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又云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巳爲人之分熟體朱夫子言讀書之法自得頭腦爲約爲博皆有切實受用處也○薛敬軒曰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害也○蔡虛齋曰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

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臯契夔生今世。吾知其亦自不能已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耳○何子元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愼乎。

◎**讀書偏設意見致失正理**

【發明】黃勉齋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龜山氣弱。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聖人本意○朱子曰。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若有所見。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淨田地。若

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方是。又曰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宏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又曰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十過 學問不務漸進。躁急躐求。終於無效。

發明 朱子曰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

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忽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鋭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

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讀書惟貪新得。忽於溫故工夫。便意思壅塞無充洽之致。【發明】朱子曰。今人多是向前鑽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的。不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又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便厭之。欲求別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又曰。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凡此皆言溫

習之功。不可忽置也。◎一生懶於考問。致學術多疑未徹。恥於下問者同【發明】橫渠先生謂。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謝上蔡語錄。或問有言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實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先生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須切記此語【廣義】學術未徹。固貴於問。尤貴於思。問而不思。仍無益也。邵康節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好問者又當識此意也。○朱子曰。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愚謂必如是以為問。斯可望學術之徹乎。

五過　喜看一淫穢詩詞小說。發明 艷俗小說。足以導淫滅善。苟或遇之。當以酖毒相視。即與焚燒。勿令留存以陷害人。因狥不棄。已爲過矣。而此喜字。病根尤大。每見人讀正經書。輒不數紙。欠伸欲臥。而看戲文小說。常廢寢食。不終卷不止。嗚呼。人心之樂蕩佚而畏繩檢也如此其品行尚可問哉。

三過　善書當前不肯看。發明 人惟無有把持每易墮落坑穽。善書之設。所以救人於坑穽中也。得而觀之幸莫大焉。而乃當前不肯看。非惡之也。蓋有畏而不敢近之意焉。譬猶兒童好嬉。畏父師之嚴範。因鬼積孽。畏照鏡之高懸。不知此爲自欺不堪思其究竟。盍亦乘我得爲之時。藉此善書。可以

生悔。藉此善書。可以圖補。脫離坑穽。冲舉神霄。無邊受用。皆善書有以啓之。奈何惘惘而自錯也。◎

聞人善言漫然不入耳。 發明 薛文清曰。稟氣之濁者。心不開明。善言不能入。

一過 **讀聖賢經傳不專誠。** 發明 呂東萊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黄勉齋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心平氣定。端莊儼肅。須以我心黙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

讀聖賢經傳。不肯細心。粗曉大意。自謂已足。

發明 朱子曰。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又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深入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庶幾心與理會。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

附錄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硃抹處太煩。再用墨筆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

玩味。胸中自是洒落。愚按凡讀書。皆當用此法。所謂一層進一層也。

◎**遇古人德行可法處無慕效心**。【附錄】楊忠愍公遺筆訓子。謂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曾苟且。便為天下第一等人矣。

◎**論辨偏執己見不服善**一義一過【發明】朱子曰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个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个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个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个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不知之事妄認為知**【發明】蓋少真至

篤實之心者。每易犯之。然其病有二。未嘗審度。漫然出口。此爲輕浮。抑或自出臆見。懸判短長。而其實非有眞知。此爲專愎。苟能沉潛縝密。用心於內。甯有此乎。

附錄 座右編曰。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疑世所傳火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刋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遂刋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典論類者。往往然矣。此病俗儒尤甚。

存心 脩身之二

總論 人行事之善惡。無不由心。而凡人之心。大槩易放而難存。多危而少安。是以聖賢學問。莫嚴於治心。未有不能治心而可信諸行事者也。格中訓誡諄詳。無非切示人以治心

之法。要使動念發慮。常自覺察。善則培養而滋長之。惡則剗削而消磨之。務令一心之內。洞然光明。無纖毫私僞容於其間。則進退周旋。何往而非至善乎。

一功 **發念不苟有惡必覺覺輒掃除。**

發明 奉持功過格者。尤當謹守此條。是爲頂門要關。此關不曾牢把得定。逐處皆有疎虞。若能於此用全副精神。痛猛下工夫。則一振領而全裘皆舉矣。蓋莫要莫切之功也。其著眼加意焉。○周子通書曰。幾善惡。朱子曰。幾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又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薛敬軒先生曰。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

於幾之惡。又曰。莫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大慧禪師曰。學道之人。每日於十二時中。遇物應緣之處。不得令惡念相續。苟或照顧不着。偶起惡念。便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隨他相續不斷。則障道結業。神嗔鬼責矣。○魏莊渠先生曰。眇哉人形。固與萬物蠢蠢者同生也。而巍乎與天地並立。良由禽獸厥心蠢塞。人心虛靈。能全得這道理。若虛靈者暗塞。背却道理。營營軀殼之私。天君之尊。逐物奔放。清明之都。邪穢汚濁填滿。則是天地間生出能思量能說話能作姦僞一箇巧於爲惡之靈蟲。反不若禽獸之蠢蟲矣。【廣義】或問邪僻之私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何以制之。朱子曰。只是覺得不當思慮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

行。但纔要行時便莫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荳。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荳。初時白少黑多。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荳。最後則雖白荳亦無之矣。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是不耐煩脩治身心。所以作此見解。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游游蕩蕩。無下工夫處。○或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程子曰。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胡敬齋先生曰。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

纒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莊渠先生曰。但覺思慮不齊。但截之使齊。立得箇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截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是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靜坐時能默觀心體。或切己自反隨所疑處體究。**一時一功。稍有游思妄念。不得記功。

發明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高景逸曰。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慾。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又曰。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必須涵

涵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不可空持硬守也。

◎平居有所慕悅。隨以義命禁止之。【發明】劉向曰。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薛敬軒曰。慾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慾。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此窒慾之要也。

◎居常受享。隨遇知足。安分樂天。一念一功。受偪知足者同。【徵事】孔子遊于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問之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既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金溪胡九韶

從吳康齋學易。造詣脩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淸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淸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飢寒。又幸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淸福而何。○聞鐘集曰。人生無病卽是福。無事卽是樂。福不自知其福。惟有病乃知無病之眞福也。樂不自知其樂。惟有事乃慕無事之眞樂也。

◎富貴懷盛滿懼。一念一功。發明

薛敬軒曰。日中則昃。月滿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聖人當盛時。卽憂衰時。又曰。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處不得意時善自排遣。發明

座右編曰。凡遇不得意時。試取其更

甚者譬之。心坎自然凉爽。此降火最速之劑。○朱子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畀其說。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附錄劍掃集云。折膠鑠金。雖累變於歲時。熱惱清凉。原只在於心境。又云無事而憂。對境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什麼銅床鐵柱。刀山劍樹也。又云。清閒無事。坐臥隨心。雖麤衣淡食。自有一段真趣。紛擾不寧。憂患纏身。雖錦衣厚味。只覺萬狀愁苦。是皆有得之言。人之未能排遣者。宜書爲座銘。

◎見人榮華顯赫。無歆羨心。

發明 周子通書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

蓋是見世間愚輩皆外物所搖動。如墮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莊渠先生曰。樸素恬澹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人僞薰灼。盡鑠其天眞矣。

徵事

大原王霸連徵不仕。妻輔以成名。始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子伯仕爲楚相。遣其子奉書存霸。車服騎從甚都。霸子耕於野。聞賓至。則投耒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感而自慚。客去。怏怏臥不起。妻問故。霸囁嚅不肯告。既乃言曰。吾與子伯少善厚如一人。今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儀。而我兒蓬髮垢足。未嘗習於禮也。見客而自慚。吾無以貽之。父子恩深自失耳。妻曰。君少脩高節。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其宿昔。而慚兒女子爲乎。霸蹶然起笑曰。有是哉。終隱不復顧。○宋郭延卿以文行著名。二十年不至城

驢依涯。因孌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門。元輿收族。守謙得免。韓山子白。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愼毋以富貴得喪爲欣戚也。○饒州葉雲翼。崇禎中以明經遊京師。主外戚袁祐家。爲塾傳。祐素貧業賣屨。破屣蕭然也。會崇禎元年詔選妃。祐有女年十四。有司推選入宮。越一日。冊爲淑妃。祐嘗謂雲翼曰。是時女入宮三日。祐以婦言往候女。服敝衣。著破冠。嚄唶東華門外。不敢入。忽青衣十數內出。問曰。誰爲袁公者。祐不敢應。或從旁指之。青衣羣擁余譁曰。是矣是矣。紛裂余袖箋。爲要賞地。余疑夢中。睜目視頃之。內侍十數導余更進賢冠

錦衣金帶入殿賜宴輿蓋排鹵簿而出余婦猶未知入門幾不識余隨有四十餘人願爲奴余曰豈有食食汝耶曰願自食也曰是彼歷者能居汝耶曰官家即有賜第矣余與婦相顧俱疑夢瞪目視不能自信其後備邀恩遇進都督宮保子一成童官蔭歲沐賞賚無算祐自述如此可謂榮矣雲翼南歸祐持手泣曰君歸蔬食亦安余父子邀國恩厚時事日非未知所竟嗟乎祐誠識事幾者哉淑妃曾被譖獲譴祐父子闔門惶懼既而復邀寵祐持盈日益凛凛常憂其不克終對雲翼之語實由衷也不久京城陷罹酷禍焉富貴之倏去倏來其不可恃久矣榮華顯赫剎那電光惟明眼人能識破哉○古詩云試將杖履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風語甚有味

十功　一日間在在持敬。不起一妄念雜念。【發明】薛敬軒曰、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馳騖出入。莫之所止也。人不主敬。則嗜欲無涯。馳騖不止。眞病風狂惑之人耳。○胡敬齋曰、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隨至而德敗矣。○易曰齊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齊。子思戒謹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朱子曰、心須令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人之精神。習久自成。若勤緊收拾。眞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廣義】高景逸曰、朱夫子三樣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

常惺惺曰收歛不容一物今日吾輩胸中勞勞擾擾千萬物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魏莊渠曰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覺累墜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不知敬是我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着力只畧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玅矣○或問敬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朱子曰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處賓客去後敬依舊如無事時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葢專一則有事無事皆如此

◎一日間凡有發念

在在省察善惡公私。充善去惡。無少怠忽。

【增註】發念不苟，就一念之萌動言，此條則合舉一日之用功言，而其詞氣，則似上條主重於克治，此條主重於省察，要以互文見義耳。

【發明】自警編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著力。○朱子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羅東川曰，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張橫浦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

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也○薛敬軒曰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息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一日閒物來順應未嘗以喜怒哀樂動其心

徵事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朱子曰李先生眞所謂不爲事物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

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廻後來却收拾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附錄

王少湖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却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畧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

五十功 待人接物處事出言一片至誠心勿適已意勿恤人言經年無間。發明 薛敬軒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魏莊渠曰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只是作僞也 附錄 朱子曰事只有一个是非是非既定只從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是非久自定時下則須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又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原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汚之地乎

百功 矢志勤勉不敢有逸樂心。

發明 陳幾亭曰、憂勤惕厲四字、反之便是般樂怠傲大聖大賢、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為憂勤。斷續無成。亦為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溫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般樂。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朱子語類、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曰、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故心必令有所主。且如讀書。心便主於讀書。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

附錄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甚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

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凉矣。

○爲善常懷未足心

發明 人惟無意聖賢則已。果其勤以求之。實有無日可自足者。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司馬溫公曰。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莊渠先生與王宗尹書曰。在杭三載。上下信之無異辭。足以見毋自欺之效。雖然。願嗛焉其毋。自足也。足則怠且驕。雖有自欺。亦不自知矣。由世俗希曠觀之。嘖嘖滿人口。固當。由古之人觀之。

此誠不足以當堯舜之萬一也。嗟乎。堯舜其猶病諸。是誠何心也。○可人集曰。嘗觀夫子一生。于臣弟友。皆云未能一。則曰何有於我。再則曰何有於我。初非謙詞。葢量愈大。心愈虛。實見世間有不盡分處。常人稍能自樹。未有不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所以自矜自能去聖愈遠。前乎夫子。如文王之聖。望道未見。後乎夫子。如顏子之賢。若無若虛。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端在於斯。不足則足。足則不足。省之。◎

觸境便思及窮獨人。常懷拯厄扶困心。

發明 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已之

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附錄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廣義 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陳弁山續云。無用之人。苟存心於利己。於人必有所害。皆是確至語。能念人者。斯爲君子。惟知己者。必爲小人。一念公私之辨。積善積惡。眞是霄淵也。○鄭宏微時。採薪白鶴山。得一遺囊。不敢發。頃有人索取。宏卽與之。問宏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其人嘉嘆而去。自此旦暮之間。風輒中人意。至今俗呼鄭公風。後爲相。夫所謂利濟人之念。隨地隨事。無往不寓。嘗觀陰晴風雨之際。人之咨嗟嘆望。疇獨無

情然無不從爲已起見。已所苦則憂之。已所利則幸之。求其轉念及人蓋無有也。乃若鄭公之用心。何其愷悌公溥乎。○李光元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一異人明告之曰。爾今求道。爲當提拔世人耶。爲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爲一身神仙。不取益人。神仙同於聖賢。誰不以利人爲亟。世有注意神仙。而專以其長生不死。逍遥自在爲慕。無論神仙不可冀。即此一念。滿腔私己之心。已隱然犯過而不覺也。

○學問專務爲已無倖求速得之心。

發明　此即聖人先事後得之訓也。人之有志於學者。惟自逐十二時中。不令空閒蕩佚。專勤無間。循循積之。自然月新歲異。若遽以期待之意存於胸中。則必有中廢之憂。與襲取之病。故先輩之指示學者。謂但當自盡己職。以期不愧於心。而

效驗之遲速則聽之。誠至論也。○朱子曰。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須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又曰。嚴立課程。寛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敬齋先生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顚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張子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終身以實行自勗。

絕無立名喜譽之心。

發明 濂溪先生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陽明先生曰。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矣。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附錄 董公朴莅江藩時。子士穀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官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袁了凡曰。凡爲善而人知

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盛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暘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三百功 **一生坦然無私。**

發明 薛敬軒先生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蔡虚齋先生客箴曰。勸君莫著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温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狄童。

徵事 范文正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丞相一言。平生用之不盡。○徐節孝初見胡安定先生。頭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

要直。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〇裴晉公嘗自題像贊云。汝貌不揚。汝材不長。胡爲將。胡爲相。一點。真心。丹青莫狀。以觀晉公生平。誠不愧也。附錄朱子曰。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行易。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予嘗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疏暢明達。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〇胡君誠曰。君子八聰洞達。小人好設城府。方寸之地。城府不徹。因而劍戟生焉。其所以匿己而圖人者。蓋不勝機變工巧之術。而徒以自病其心。何若坦坦而行。心安日休也乎。

〇終身清淡寡欲。徵事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

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徹過當事○傳稱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胡文定稱楊龜山先生曰安國從公游三十年見其疏食甘脆若皆可於口而未嘗有所嗜也狐貉縕袍若皆適於體而未嘗有所擇也敝廬夏屋若皆託宿然未嘗有羨而求安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子孫滿前每食不飽而未嘗改其樂也

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張南軒曰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利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啻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

矣。其胸次營營。豈能須臾甯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薛敬軒曰。寡欲省多少勞擾。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陳元誠曰。學者須判別臭腐神奇。超乎萬物之表。與天地游。則清明在躬。汩於私骸。墮落利欲坑塹。則滿體皆血肉腥臊矣。○顧涇陽曰。看來看去。吾人千病萬病。只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力。○陳幾亭曰。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殉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殉矣。其病本在怠。○又曰。高景逸先生云。財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是其一生從未點染。最得力。最高潔處。雖寒潭皎月。天際瓊花。無以過也。他人既已受汚。譬如垢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潔

淨者猶恐少留垢滓是故見欲而亡心異於禽獸者何幾心與欲戰雌雄未可知也靜而澄之感而簡之或庶乎

◎一生順理應務心志安甯絕無趨避計較之情

【明】居業錄云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我豈苟哉此范公有脗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又云人之作事只要盡其當然之分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又云學者去得一个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附錄】龜山語錄云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師川曰亦似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此之彼彼亦

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我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百過　生平未嘗積功德，自負不猶人。

發明　袁了凡曰：人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然則世之自以爲有功寡過者，誠何意乎？至於負才自滿者，其責備當更難寬也。○勞管三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也。若士大夫僅不貪官、不愛錢，却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上天生我之意。此語深足令等閒自負者儆醒。

〇名位人沾沾有自尊心。增註按此條連上一條。即龍神記所謂高己卑人念也。格中條例。無不予人以細細檢點。此則渾舉百過。應必於逐次記過外又加記者。徵事羅念菴廷試第一。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菴頭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何足為大也。是日猶袖米借黃落村何善山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潘鱗長曰。念菴先生言。某及第謁見魏莊渠公。公曰。達夫有志。必不以一第為榮。默坐終日。私心悚然。念菴固真能不以一第為榮者。而莊渠公復警策之如此。可見前輩以道相期許。視科第不足為有無也。今人纔得一第。便矜詡於鄉黨。視一切為不如者。當以念菴為師。庶令人可想見其高標矣。念菴先生又嘗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

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非深於克己工夫者。不能爲此言也。○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噫。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不足齒於士評。輿望不屬。而徒自尊爲哉。亦可哂矣。○陳仲醇曰。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不識爾。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倪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

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恩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遣解之倪尚書爲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僮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毋汗顏乎○近有一縉紳其謂水月和尚水月漫無所答但呵呵大笑曰君生平惟有一進士在胸中而今卻不是進士的時月了某聞言若失歸家不久隨病亡愚謂水月此言凡爲縉紳者共宜內省也○鄭禮臣初入史館偶燕集氣凌同席席上諸人甚滅歡笑有妓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德色忿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隲李承雍亦嘗爲之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因飲滿自罰○座右編曰

寒士一經遴擢，遂忘寒士之體。既經鐫削，仍作貴倨之容。夫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與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青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己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冡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呂叔簡曰，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凉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凉，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凉如之，而暇嘆世情哉

附錄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詔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謂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

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賀之。公但唯唯。卒無一言。既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宴客。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至道初。呂文穆公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貴顯。然其夙望。不為忝冒。今奉朝請。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可涕泣否。錢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嗟乎。彼沾沾以名位自尊者。具此心腸。安得不貪戀爵祿。聖人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將

從此出入可自居於鄙夫而不之省哉【廣義】孫愼行曰近世士看得得失利害太重有官於朝一去便如泰山欲摧甯以身名殉至敗辱不顧覩楊大年避丁謂事豈不豁落大年於謂未嘗怨隙也見謂相輒以親疾辭避居陽翟此時豈求爲不義去未見有名然而奮不終日者必見謂之幾微終有枘鑿不相能故近世士或一遭黜厄自鳴惟恐不亟詈人惟恐不深夫士君子苟非有急上人之心則固無不可安之境曾不思吾之官也曩亦有未官時乎又不思如我之年之才而終不得者豈少哉一得之便駸駸無已有身可屈而位必不可下名可敗而階必不可損者此何爲也自世道衰喪擠人者不問賢愚惟異同之見擠於人者不問好醜惟升沉之見朝廷所以喧譁政事所以舛錯皆由於此

五十過　聞人作福作威之事。不悚然切戒。有快羨效尤心

徵事　陳揀塘曰。正德巳卯。予北上。至潞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我輩也。俄聞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余家僮。余薄責家人。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忽怒罵曰。叱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者皆嘖嘖歎其能。某亦揚揚得意。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肆虐百姓。竟以考察。謫爲浙丞。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今其家且狼藉不忍聞矣。然則惡人惡事。其可慕之乎。卽此一念。莫謂其過之尚隱。正乃墮入地獄之根苗也。○呂涇野先生云。我生平無所長。只是守拙

不改。兢兢以安貧寡過爲訓。先生卓然爲名臣大儒。而其言如此。守拙兩字。士君子宜銘佩之。**附錄**施愚山註感應篇以惡爲能。忍作殘害二句曰。以惡爲能。說盡兇人惡根。此輩晝思夜夢。無非作惡害人。正道忠厚沒用。陰毒多能耳。惟能故忍也。嗟乎。豈知其能殺身。能絕子孫。能墮百千惡刼。皆此能人之所爲哉。

◎德不稱福。不思悚懼。**發明**國語曰。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王潛夫曰。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予。各有衆寡。民豈得强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毋受禍焉。**附錄**趙襄子使人伐狄。拔其兩城。有憂色。侍者

曰勝狄可喜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

上爲能持勝。

十過　假公遂私意隱然自喜

【增註】雖與衆出力名則爲公實則爲私只在一念間自知之此宜若有功矣而論過竟不輕者以其爲巳之心重於爲人且反得虛名也若爲地方除一大惡與一大利公私兼濟與衆共喜則此念仍是爲人不可爲過

【廣義】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名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

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賢大公之心。絕不相似。

附錄　安福鄒子尹喜聲譽。有才畧。凡有善事。皆其倡首。人都稱之萬歷乙卯病故至閻君殿前。意快快不服。閻君曰。汝以生平多行善事。謂可自負耶。汝所行之善。大槪有名可播彰者。卽勇爲之。其實心陰行者蓋甚少也。命吏檢簿示之。凡所爲者。心事開註鑿鑿。子尹愧服。復甦語人曰。爲我遍告諸親戚朋友。爲善者不可求襍名。利。心。冥。屯。必以至誠發出者爲重也。因詳勅家事。冀日告終。

五過　善行未深躁心希望福報。

發明　在平人謂之妄念。在爲善者謂之躁心。妄

念由於愚昧躁心似乎要天。故記過特重焉。○明太祖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當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馮瀛詩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三過 一日間不操持此心。使昏罔馳逐放蕩無歸。發明 朱在菴曰。今日多才之人。自迷神識。不悟本性。萬緣膠擾。入而應酬。一念未去。一念復來。如風在空中。無依止處。如石壓草上。旋止旋生。那得有專心爲善的日子。豈不深可惜哉。○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 晦菴先生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又曰今且要收歛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又曰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裏得如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 薛敬軒曰心無須臾閒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僻之萌滋矣又曰偶見伶人於三層桌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伶且然君子學道必當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情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

矣。胡敬齋曰，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高景逸曰，每至夕陽檢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又曰，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我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廣義

一朱子語類，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眞个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

起。思。慮。息。

◎有意爲虛僞不猛省。一次三過。

【徵事】陳忠肅公嘗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否。公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何爲有此問也。○司馬溫公嘗言劉器之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當時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何以感人至此。亦曰惟誠而已。○溫公曰。曲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弊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附錄】徐伯同曰。人必不可欺。亦是此理本一處。惟理一。則我不能巧爲出入。人亦便能見之。所以立誠一事。最簡易而恒久。若以私意巧詐。欲濟快心之事。又欲托之於公道正理。謂足逞己服人。萬萬不能。何者其

機局情態。與公心順理者。必自不同。人亦不必明理。但推究本末。較量前後。自能看破。既破之後。若又欲强詞飾辨。終是支離偏曲。不爲悖。則爲遁。轉見窮屈。而喪名敗節。莫此爲甚矣。亢位之人。與自喜之士。往往蹈之。聖賢有明戒。不可不深思也。

【廣義】愚按虛僞之過。先儒戒之切矣。然常有情勢所在。不得不稍用其曲折者。於情於勢而合。即其於理而合。此處又當審思。昔劉器之爲洛州司法參軍。有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將按之。問公。公爲諱。令司戶自解綬歸。已悔之曰。是非妄語乎。吾其違溫公教矣歟。日夕不懌。後讀楊子法言。云君子避礙通諸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是而後可以劉先生之篤意於誠。而爲親者諱。有不期其然而出之。是蓋情之。所自至。即理之。所可通者也。不然。聖人何以謂父子相隱之謂直哉。然劉先生尤

妙在急使之自解綬歸。至於平日之規箴勸諫。亦不言可知。恭為之諱者天理。阿從而曲庇之。則非天理矣。

◎未得志時思慕得志時受用。一念三過。

發明 人苟置身士林。則致君澤民。係其職分。所謂得志者。得遂其用世之志也。乃今之為士者。寒窓孤苦。冀倖一第。不過曰欲置產耳。欲造園耳欲廣收婢僕耳。欲豐衣足食。安居逸樂耳。欲冠蓋出入。炫耀閭里耳。嗟乎使在上者。盡如是人。則君誰與為國。民誰為仰賴。國家所為簡拔英賢不惜重賚以寵之者。何意乎莫大之孽。總由此一念積之。功過格僅記叁過。恐猶為恕詞也。○陸公粲曰予為諸生時。見同學一友。負才傲物。一日群飲於友人齋頭共論居官不可輕賤小民。此友大聲言曰。誰叫他做了百姓受苦固其分也。又謂登第後不要錢財身

家何從養活且畢生誦讀辛勤甚爲多事座中有持正者力與之辨此友辭屈乃曰看汝做官眞正愛民如子一文不要也不歡而散後此友屢試不售三子皆聰慧勤學相繼早亡妻以悲哀病卒晚年困憊不堪可見吾人立心斷不可背於聖賢之訓也愚謂此友不過一己受用之心勝以至於不復恤人虛抱此心卒不得受用於一日竟以困死良可憫哉○徐伯同曰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嗚呼養己已非古矣若更賊民蠹國尚可言仕乎然當知賊民蠹國亦竟是養己一念所至也○陶文懿公嘗語人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孽尚不能贖萬一憶昔以差出京往還凡幾千里水陸役夫若干人念茲小民皆人子也炎天淋汗如雨嚴冬衝冒風雪由此踣頓道路以塡溝壑者何

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能無惕然乎。夫苟存陶公之心。則一已受用之念。不待禁抑自不起矣

王沂公聯中三元。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張垂崖知益州李畋侍廡下。謂公寢禪室不如。公笑曰。吾向及第。寄傳霅逸詩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附錄　陶士行貧時。冬月。母子常著敝葛。及貴。母恒縫敝葛一片。置袖中。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著葛衫時也。嗟夫不肖者又將曰。吾正惟不忘著葛衫時。不得不汲汲於多財富厚也。豈非其貪圖受用之心爲之哉。○吳忠節公少貧。娶夫人不成禮。四壁蕭然。不設床幃。以竹結繩。施簀其上。婚夕竹折。公與夫人中夜俱墮地。閭里傳以爲笑。公後貴顯。遇適意時。

即憶及此。瞿然省戒。嘗謂人曰。凡人生平。須記貧苦時事。庶使富貴不能淫。婚夕。折足墮地。益寺多也。公斯言與陶母意同。賢哲所見。與庸流自相反也。○畜德錄云。前數十載。士大夫多以富爲諱。爭自灑濯。以免公議。今者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及歸。衆必問曰。不寂寞否。更誰好向做官人開一聲別樣口。世道循環。不知何日纔轉。

◎處艱難困苦。一味愁鬱。以累其心。

徵事

林英以引年致仕。身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曰。但平生曾絕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發明

倪正父曰。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自增苦。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纏縛。○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郤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

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又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此說更爲精到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大儒碩論示人以處困之方者備矣

附錄 劉元城貶官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以遠屏自全公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淸冷處乎安世自處有素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及寓梅州章惇擢一士豪爲轉運判官必欲殺公爲快判官迎惇意疾馳至貶所梅守遣客告公勸公自爲計公神色凝然對客飲酒談笑自若徐書數紙付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卽依此行客

客從僕所覩之皆經紀其家。與同既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不可及。俄報運判距郡城二十五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則運判一夕嘔血死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蘇子瞻嘗論人才。至公。必曰器之真鐵漢云。

一過 發念任適。不肯省察。

發明 古人云。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突。又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御也。小人之強橫而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而不敢攀援者。覺照之功也。故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

乎。○明道先生遺羅信遠書曰人之所以爲君子。在不失其本心。要常自點檢。勿使一毫私意間之。斯可到聖賢地位。○橫渠先生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晦菴先生曰。學問須是儆醒。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許魯齋先生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薛敬軒先生曰。人心一息之間。不在天理。即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又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高景逸先生與丁子行書曰。弟近來無他進益。惟見得人生只有一个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

行久之純熟。此个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門人周彥文問曰。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起一

損德念不制。【增註】持心者。由省察而克治。白文制之一字。正克治之功也。省察之功細。克治之功實。以下皆是言不克治耳。【徵事】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求師不得。忽聞空中彈碁。舉頭視之。見二人奕於樹杪。退夫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旁。不覺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浮粱縣令張木疑本縣廟神為妖。祭以酒。醉而執之。果一老猿。將戮於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辭。然數年所積。可以償縣中之缺。木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自此百計踪跡。竟不可得矣。嗚呼。一念之邪。應若桴鼓。其可不慎歟。【發明】邵

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薛敬軒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李端純曰一念之當於理安於心氣象間自覺剛明正直隣鬼室而無恐一念之違於理昧於心氣象間自覺幽昏虛怯雖有道而多慚孟夫子以浩然之氣爲集義所生。凡人常可取而驗之也

◎起一好名念不制。

發明　李文靖曰好名二字可恕以待人不可私以狥己○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又曰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無意於名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只言君子患無善可稱當汲汲爲善非使人求名也○謝上蔡曰懷

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廣義】愚按好名二字尤莫甚於文章家嘗愛顧氏庭聞遺述一段不可不使能文立品之士知之顧氏曰韓侂胄用事嘗築南園屬楊誠齋爲之記許以掖垣誠齋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誠齋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晩年再出爲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元姚燧少時常以所作就正許魯齋許賞其辭而戒之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厚身斯世之道也以魯齋斯言概彼二子其弗信矣夫○如吳康齋先生亦以石亭一

序。終身瑕纇。許文正言。◎喜怒哀樂或過其節。致令

眞可謂深識遠慮也。

此心不正。【發明】胡振安曰。喜怒哀樂。雖由於我心。而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理。則在於物。物來順應。而吾心廓然大公之體常在。方爲艮止之學。靜亦靜。動亦靜也。若因喜而動。繼之以溢。因樂而動。繼之以荒。因哀而動。繼之以傷。因懼而動。繼之以喪。因怒而動。繼之以遷。因愛而動。繼之以溺。以至未來期待。已去縈憂。皆過也。【附錄】鄜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一日訪於眞空寺老僧。老僧謂之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貪嗔纒縛。反覆昏惑。不能斷遣。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

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子元聞其言悚然有醒自是靜坐養心不妄思慮月餘疾愈◎

貧賤不能安分多所希望 一時一過

【發明】薛文清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徵事】陽翟杜五郎居城西茅舍舍前插籬植菜爲人選日賣藥子耕田傭力以給嘗曰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我又何求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如此處貧賤不亦坦然安泰然樂乎自誓

和尚曰。安貧守分。儉用可免求人。好事役心。求贏祗以自苦。此可常誦也【附錄】蘇州王百穀穉登才高望重。一閣臣邀至私寓。密語曰。公奇才久屈。已爲索關節相贈。王喜謝。夜夢金甲神曰。汝欲壽乎。欲中式乎。王覺。即詣閣臣述夢。并謝別。閣臣歎息良久曰。近有一邊臣失事。願以萬金貸死。當令來謁。王又夢金甲神曰。汝欲壽乎。欲萬金乎。王覺而喟然歎曰。富貴信皆前定。不可強也。○歸安省祭孫邦華就選北上。有姊夫某者亦以省祭赴選。得太原府倉官。華以候選無闕。且束裝歸。忽姊夫暴死。華乃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現在。盍使我冒爲之。得貲均分何如。甥從之。華遂赴任。任滿。共得三百餘金。乃與甥中分之。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拈籤則恰補其姊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塾師楊

姓者見一婦人墜銀簪於石伺去遠就視止有一蚯蚓在石罅間跏躅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高聲曰此我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楊追之不放其人取銀二分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作一夜消可也適有賣魚者楊因買魚沽酒歸令其媳煑之忽隣猫突跳釜上媳以杖撲猫竟啣魚去因覆酒而并盛魚器碎矣人皆憐而笑之○高忠憲公曰余於壬辰之春服闋赴京討當得部欲告南部以便携家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至京而舊例忽改乃得行人此語益覺無似至癸巳冬謫潮之揭陽尉途中偶檢程圖見由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瞿然而驚又詢知從閩道徑余戲謂神無如我何業已指閩省而漳而潮矣至崇安主人云路出三山迂取清流便且從省而東更無水道

勞費非計。欣然從之。不虞其有所謂九龍十八灘也。人生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朱子有詩云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又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先生蓋深慨人之莫肯信命。而不得爲君子也

【廣義】韓持國與程伊川先生語。歎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理。何嘆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黃陶菴謂讀先生語。可以順運。席嘯濱曰。歎老嗟貧。一切許多念慮。總是自尋煩惱。昔人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却是至理。

◎富貴有未足念。

【發明】司馬溫公曰。人情每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所不至矣。○老子曰

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崇脩指要曰：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猶煩惱。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附錄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遶，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枝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一侍婢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溟涬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

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巨萬。貧民日饜糟糠。紈絝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耻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氷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脊。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

◎考德疎忽。馳意顯榮。

發明　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稍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黄勉齋先生曰。古之君子。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後之君子。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已若

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不能以終日矣○張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夫惟事於衣食之間，燕遊之樂，宜其汲汲於顯榮也哉

徵事 有一士負才，屢試不售，憤憤不平，叩一道者，謂生平無大過惡，何不獲邀天之盻，道者曰，天之待君厚矣，身為男子，且又識字能文，半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有妻有子，無惡疾大難以困君，天下之人，求如君而不得者正多，何乃云不獲邀天之盻乎，士曰，子言固也，但為士者，孰不欲遇，求遇不遂，雖孔孟不能無抑鬱，道士笑曰，然則君之陰功大矣，必發無疑，懷抱經濟，代天以憂天下蒼生，如孔孟之皇皇求遇，惟恐不得，存心何其大也，不發於身，必發於後，老人拭目以俟之矣，士慚而退，自是不敢怨憤，并痛抑私念，中一榜，愚按

此士當是君子中人故能聞言即悔至若道人其眞長於諷諭者乎願以此普告天下之急於求仕者【廣】

【義】鄭西張先生訓子詞曰人生世間有自巳性分如孝親敬長忠君信友之類可勉力自盡其餘功名富貴一切世緣上事凡在身外者皆有一定之數非人力所能與古之聖賢於此處見得分曉所以只從性分上切實用功用得一分則有一分之益至於身外之物則若浮雲過前畧不動心所以終日坦蕩不怨不尤無入而不自得也小人則異乎是只見世間富貴功利之足以榮身肥家日夜急急求之惟恐不力而卒不可得或有幸而得者亦不久失之動輒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只落得終日戚戚無箇解脫之期豈不是自求自取於人何與我年踰六十耳自所覩記非特功名富貴大事即一飲食聚會亦著不得一毫

私意。今在窮居時。先於此處見得分曉。凡大小事。只從道義上斟酌可否。一直行去。不要萌箇自私自利之心。脩名砥行。所以盡爲人之分。讀書作文。所以盡爲士之分。莫先把榮顯一念。橫於胸中。其得與否。付之天命。力行不息。自然與吉福有覯會處。即使不得也與性分無礙。他日幸而際遇。不論官職崇卑。只從現在職分。盡心竭力。以古今賢哲爲師。必使生有益於時。死垂芳於後。上不負國家作養之恩。下不辜父母責成之意。其榮辱得失。自有一定之分。決非求之可得。推之可去者。從此立定脚跟。何等受用。及之已而無愧。質之天而皆合。淸夜夢魂。自然安帖。此正所謂安分之樂。靜裏自當知之。然安分以聽天者。原只是責備人事。非謂人事不盡。而可委諸天命也。若耕田者。必須盡耕耨之力。可望有秋。不幸而遇水旱之

災。乃可言數。今若不盡人事。而輒曰自有命在。或行事不能愼始。與人不能擇交。致有損害凶咎。而徒委命以自安焉。則愚莫大矣。嗟嗟。賢聖如孔孟。不能得之不可爲之天。而齷齪庸流。乃欲妄希不可得之倖。祇。見惡。鬼神。而自速禍敗爾愼之哉

◎**造次不自持寒暑不能耐輒生煩悶自擾其心**

發明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夫是之謂不動心

徵事 周翠渠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笞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伊川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

生獨正襟危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耳○高景逸曰主宰定更無物可奪得舊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主得心定其痛隱隱退去稍怠痛忽至矣可見古之忠臣義士只是一个主宰定雖殺身也不知痛 附錄

陳眉公曰余二十年前閻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眞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能坐臥赤日中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絶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匍匐困憊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蘇東坡曰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二條視程朱之加功者乃另一方法

以此導引淺人。尤易曉也。○清江敖英曰。蘇平仲言。吾嘗自安東浮海至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我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人皆戰慄。如立氷雪間。嚙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余謂吾輩當窺透此關。庶幾平日有定見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受而方寸不亂也。【廣義】按人之不能安耐。易生煩擾。尤無如病時。望療治之神速。不勝急迫之心。苦禁忌之拘攣。不勝厭惡之念。一轉而爲憂愁。再轉而爲尤怨。最後則悲傷涕淚矣。於是祈禱紛紜。醫藥雜亂。往往以偶中之病。而終至於不可救治。孰非自貽伊戚哉。許敬菴先生曰。諸火不靜。其病多

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心下常令空空蕩蕩不著一毫游思妄慮。持此一訣。袪病不難。王陽明先生云。病中快活是工夫。孫子麟謂快活未易言。惟一。操字爲妙。俗云。誣死無大災也。天如禪師云。病來便把死承當。箇是單傳秘密方。溫寶忠先生曰。病後日尋快活種子。無如信命。一著。皆是敬菴先生靜之訣也。治病無如治心。信哉。○魏莊渠先生與余一淸尺牘曰。前歲余病殆。純甫八問曰。病中覺有進否。余對他說。前此病中使令不如意輒怒。此番覺得心氣稍平不怒矣。前此病中急欲病好。其實無益。祇增病耳。今次只一。味調理。不責效於藥石。病亦自易好。純甫曰。此二事大難得。後純甫病。余入問。復以此二事告之。純甫深以爲然。今復舉似吾兄。伏惟採而納之。不爲無補於病云。

◎纖小利便得失輒

動其心。發明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物。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黄陶菴曰。每維孟敏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擺脫得下。吾輩試自念。宜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薛敬軒曰。一切外物。與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爲心病也。有所自樂。則不爲外物所移。○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氷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酒然。樂可知矣。

◎夜息時不能志氣清明。夢寐顛倒。發明故振安曰。人能志氣清明。自然夢寐無訛。故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

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謂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功夫至此。精乎微乎。○沈叔晦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廣義 心志之清濁。當夢寐時不能主持。則其臨終猶是也。昔李太初繁雜罕以攖心。居位不求聲譽。遇疾沐浴而逝。時盛暑停尸七日無穢氣。心清之效如此。有老僧告歐陽公云。古人念念定靜。臨終安得有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有定靜。歐公深服其言。晝之顛倒。形於夢。生之顛倒。驗於死。非其一致者哉